毛詩要義

要義卷第

一 周頌作於周公攝政成

周頌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

二 周公六年制禮制禮之前固有頌

正義曰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

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
作禮樂但爲優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
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爲制禮之前頌已作
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
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爲樂是制禮
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
可知故搃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
之初也成康没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仍有
其頌但今詩所無耳

三 周頌四篇武王時八篇成王時本鄭說

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賚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敘言巡守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

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
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
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
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
爲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爲攝政
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
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
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喪嗣位未改
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右咨微子來見祖廟

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叙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是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

【四】成王禘祫之年以魯禮言之

雝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三祫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祫至五年而禘雝於周禮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

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𥙷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篯去得天下之歡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篯去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

五朝諸侯郊禘皆周公攝政六年時

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禘皆攝政六年所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

大　鄭異　[illegible]帝並　[illegible]助　答

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
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
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
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
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
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爲殷
後獨來見於祖廟杞本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
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杞宋異
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

天下俱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杞宋二國亦得去
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
六年之事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
作之以觀其和否有暫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
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
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
肅雝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
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求觀厥成
以此考之事相符合也

八 周公制禮作樂而奏大武乃在歸政後

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王爲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

爲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予同時而閔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敕諸侯卿士以賞罰爲己任亦宜爲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爲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爲頌故不可必定也

九 噫嘻等詩言豐年物多乃太平之事

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曰晏
黍多稌載芟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崇如墉潛
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
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
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
嘗類之是爲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
功絲衣繹賓尸說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
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之作亦冝其太平之
年事也

十升歌清廟下管象武以父子分上下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爲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武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群臣進戒故次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

殽天殽地謂效天地以下教令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正義曰殽之言
效鄭玄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
陽之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
命降於社之謂殽地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
土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
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
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總神為土地主也大司
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

宜阜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覈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嚮下而言故云殽以降命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

十二 [illegible]教令 於祖廟 山川五 [illegible]理所 [illegible]有

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
川之謂興作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
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
於五祀之謂制度五祀有中霤門户竈行之神
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户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爲
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
下於民爲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
則有門户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烹之用則
五祀乃人之所爲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

三十四 歌清 嘗見 文王者 然如 祀

祀雖人所爲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賾而創爲之

三十 清廟乃既祭後周公述其事而作

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
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
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之
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
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

五十 清謂象天德清明廟之言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注】周禮春曰祀詩序以祀爲通名

周禮四時之祭其祭者春曰祀因春是四時之首故以祀爲通名楚茨經云烝嘗序稱祭祀是

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其餘序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礿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耶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爲祀是祀爲通名也

【疏】賈逵以清静爲清廟鄭云象德

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静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

主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

【十八】營洛邑成周皆周公攝政五年

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以五年成之

【疏】美周公之祭肅雝助祭者奔走顯承

毛以為於乎可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儀既内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絶則文王之德豈不顯

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爲
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皆
奔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言諸侯之
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
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豈不順承文王之意與誥其順承之
十二洛誥七年事猶云殺禮未用周禮
奉天命
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未
即施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

維天之
命云云
毛云孟
仲子曰
大哉天
命之無
極而美
周之禮

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

一六　孟仲子與軻共事子思後學于軻

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夫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夫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

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案似

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爲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本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

箋文王與天同功嘉以衍我我聚收之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純大假嘉溢愼收聚也箋云純亦

嚴憂王謂大順文王制作之意

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則饒衍至於滿溢故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

作但以時未可為其意有所恨今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

廿五 曾孫已下雖多世亦稱曾孫

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曾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聵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曾孫也小雅曾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廿六 象舞象刺伐之事武王制成王世奏

維清奏象舞也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

制焉正義曰春秋之世季札尚見舞象是成王世尚奏可知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舞爲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爲之舞故謂之象舞也知者以其言象則是有所法象樂記說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舞象文王制焉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

廿八 肇禋鄭謂文王受命始祭天征伐

肇禋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廿九 成王即政以朝享之禮祭祖考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嗣位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為此歌焉經之

所陳皆戒辞也武王崩之明年周公歸政明
年俱得為成王即政但此篇勑戒諸侯用賞罰
以為已任非復喪中之辞故知是致政之後年
之事也

十三 洛誥言祫祭此言朝享事有先後
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騂牛
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
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此言以朝享
之禮彼言祫祭文武皆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

禮卑就尊

以朝享之禮徧祭群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
即勑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
之廟以告封周公也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
以彼經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即云王命
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爲祭卑當就尊
二卅無封蔡云云毛王謂武王因殺舊國
毛以爲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
有是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
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

并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武王伐紂之
後以舊國皆應剪滅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
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又為
之陳武王之德無彊乎維是得賢人君得其賢
人則國家彊矣四方有不學教者其可使訓導
之不顯乎維是有德君能有德此賢人則身以
顯矣百辟有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
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
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

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
之鄭以爲助祭者有卿士與諸侯此辭兼戒之
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
卿士與群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
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
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
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及累於汝國
維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
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勤事

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殺之諸侯無大罪於其國者赦亡之序建也

不廢我則使汝繼世在位任其官得其次序者殊勳異績其出於外而君之汝等當勤力爲善也又教之爲善之法汝辟公等無彊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彊矣四方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君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故人稱誦之不忘汝等宜法效

天作

三四 箋云先公謂盩至不窋疏唯斥后稷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注先王謂大王巳下先公謂盩至不窋疏四時之祭禘祫嘗烝但祀是摠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與太祖於

廿五

序併言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先公猶人而巳言先公者唯斥后稷耳於王旣摠稱先昊天序王故亦謂后稷爲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言地般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并言先公者以詩人因序言海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

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海序言海亦此類也

箋高山謂岐荒謂廣山之德澤

正義曰以文王未從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爲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由是王之有德故致然

昊天有成命

也

十三

郊祀天地不言神鄭譜北極崐崘

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但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

主北極地祇則主崐崘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文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相對

八三 文王配明堂非一 此即孝經宗祀禮天饗

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
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
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
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享帝注云言大饗者徧
祭五帝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
有摠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爲秦世之書秦
法自季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審周
以何月

卅九

四迎氣祭一帝還亦祀明堂

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祀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為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云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

朔也

【十四】據祭法武王亦配明堂

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

【十五】禮郊用特牲此有羊配者與天異饌

此祀文王於明堂則是祭天矣禮稱郊用特牲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用騂犢則明堂祭天

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言
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
也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配者與天
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為配於禮得
有羊也

二四 象法行文王之常道日治四方王肅以靖
爲謀

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
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

儀式爲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天下所以蒙佑不宜爲謀之故以靖爲治謂施於天下也

三四 時邁巡守告祭武王事周公作

正義曰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爲此歌

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
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
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柴祭天告至秩山川謂次秩祭之

王制注亦云至柴祭天告至也云秩者山川之神
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
卑次秩祭之是也言王至於方嶽之下者每至其
方之嶽皆爲告祭之禮非獨東嶽而已告祭則
四嶽皆然

亦非
封禪

四五 封禪之見於經者惟二禮大封升中

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鄭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

四六 時邁武王巡守白虎通成王巡守非

以左傳之文参之此詩是武巡守矣白虎通曰

明昭有
周式序
在位明
見天右
之賢

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

四 昊天子愛武王生賢知之臣

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有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爲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

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嶽之下其來爲

爲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嶽皆次秩祭之武王巡

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

宜爲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

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

[illegible]巡守當有師從鄭以意言禮無正文

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

有罪又曰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釁主及軍器

上云及師下云若大師則二者之師不同也大

師言寶玉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爲征伐及師爲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徧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

【十九】求懿德之士陳其功于樂歌之大者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夏大也箋云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允王保之箋云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二十】呂叔玉肆夏即時邁鄭九夏非頌

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彼主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

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
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
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
耳

二五 執競兩言成康皆成安祖考之道

執競武王正義曰言有能持彊盛之道者維武
王耳此武王豈爲無彊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爲
彊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爲顯也由
其既彊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

喤喤和
將將集
穰穰眾
簡簡大
反反難

重述武王彊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為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奏磬筦之音其聲合集將將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眾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始終無違故致福祿復來

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

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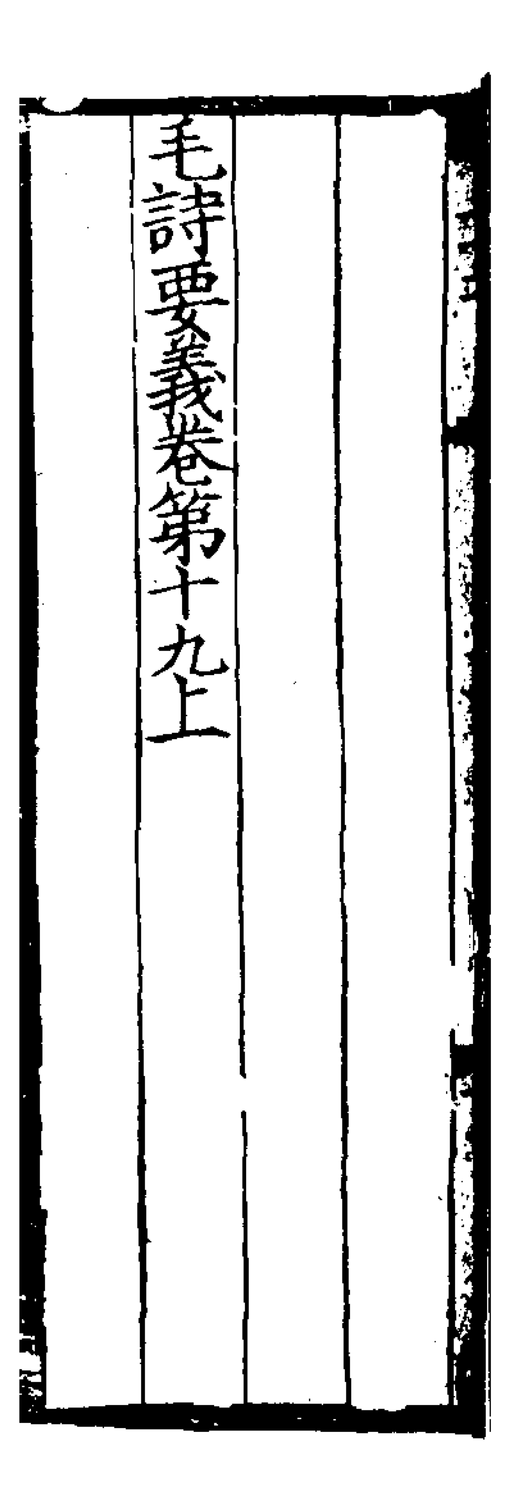
我將惟言祀文王於明堂思文言稷配天國語云周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

配天

【疏】鄭引烏與穀俱來以釋來牟大誓文

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牟麥率用也箋云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正義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大誓云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上

毛詩要義卷第十

一 諸侯朝享天子饗食燕

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勑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陳戒諸侯之臣使敬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子實敬諸侯不勑其

身戒其臣

〔二〕實敬諸侯但敕臣工與保介

正義曰此周公成王於祭之末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爲其太斥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將戒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諸侯之卿大夫也汝等皆當敬愼於汝在君之職事汝能如此則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事當[illegible][illegible]來諮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自專欲使諸侯

聞之亦敬事而不自專也又敕其車右以農事亦嗟嗟重歎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車右衣之人也今已是維暮之春矣汝若國亦有何所求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田畬田言汝當來此民之新田畬田何欲其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勸民耕田者何於乎美亦爲所與俱來之年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光明謂得此年麥之瑞而爲天下所休慶也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

一歲之故常有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以不可舍寄可命我衆民令各具汝所用錢鎛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銍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勸於田事

【四】要服以内爲大賓大客外爲小賓小客

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内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無賓有賓者敵主之辭鄭據大行人之文以爲不純臣之證也以賓客之文明不純也

天子於諸侯不純臣天子諸侯於臣前純臣

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若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爲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爲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

六諸侯朝及廟唯上相入此廟中得有臣工

保介

勑臣之工不勑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御與大夫隨之為介故云勑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云諸侯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廟明此得御大夫及車右俱在廟中受勑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

七 古者大事謀於廟

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 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

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

八 日在茻中爲莫 莫春周季夏孟

古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茻中爲莫是晚之義

也時有三月季爲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爲晚春

也知非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脩耒耜

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

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

已 早春者 從夏之 季春節 非朝祭 之月

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明堂
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云
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以六月為正譏用七月則
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時薦以
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諸侯礿則
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云虞夏
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朝祭同月故廢
之也明堂位云夏礿秋嘗冬烝天子之禮獨不
言春祀得不為朝王而闕之故彼注云魯在東

朝必以春或闕之以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孟月可知由孟春耕期既逼故勑其車右以其時事時事即耕田是也

〔十〕鄭注五穀天官與職方不同

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也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爲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

序詩說
之羊腹

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
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荊州宜黍稷
稻麥也萩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萩為五
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兗州宜
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言之
也

十一 錢銚以刈物鎛鋤類去草銍穫不短鎌
命我衆人序乃錢鎛奄觀銍艾序具錢銚鎛鎒
銍穫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

錢子淺反 銚七遙 七堯 銚音遙 鎛音博 茶 也鄭注 禾稼 如字 鏄力旦反 聲子一 十二

終久必多錏艾勸之也正義曰序具釋詁文說
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
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
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地去草世本云垂作耨
釋器云所以斸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
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
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
六寸所以入苗閒此云鎛耨當是一器但諸文
或以爲耨或以爲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

銍一耨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

一銚乃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管子云一農之

盛奠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

此合器

噫嘻

十三 春夏祈穀合月令左傳二文爲證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祈猶禱也求也月令

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必知雩

祭亦是祈穀者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

雩爲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爲之當在孟夏

之月爲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失正雩之月故不
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之文
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
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

十四 三十里十千耦謂一川之地萬夫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
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
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
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

十里言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十五 大田私先公噫嘻上讓下

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

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上意之讓下也以彼
公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
【六十】毛王三十里以極望言十千以爲盈數
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
下矣三十以極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
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
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
此申毛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
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望極也

【十七】立田官每三十里分一部

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田之吏即農夫是也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為之箋又以萬人為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

【十八】計遂人文正與三十里十千耦相當

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

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行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方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以廣

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攷官匠人文也此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為一以易傳也

十九 遂溝洫澮通水於川通車涂於國都

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鄼之田千夫

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涂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畮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涂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一部署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

鄭注　中雖　鄙鄙　遂人　注之

之下玄以逮於畿鄭云以致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鄙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千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

也

一九武王時始封微子於宋未爲殷後

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爲殷後作記者從後

宋記成
去始封
微子與
樂記兼

録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後也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似還爲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旣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

旨 鄭食其湯封夏於樂記異

復臣位不是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後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

振鷺于彼西雝謂白鳥集于澤
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
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飛彼耳無取於西之
義也
秋冬報謂嘗烝于宗廟
豐年秋冬報也報者謂嘗也烝也經言年豐而
多穫黍稌爲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
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
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

廿七　萬至　億　億至　曰秭

義不祈於父祖至秋父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
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
【六十】稌訓稻廩以藏齍盛之穗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豐大稌稻
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
至億曰秭箋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
秭以言穀數多正義曰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
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言廩所以藏
齍盛之穗者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齍盛謂飯食

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銍即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秸及粟米皆在倉廩矣

廿八 瞽在周庭視瞭爲設業虡崇牙羽等

毛以爲始作大武之樂合於太廟之時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爲設其横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虡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

[illegible]有應之小鞞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為懸鼓也又有鞉有磬有柷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喤喤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餘同

廿九 橫栒加業業刻畫無明文故兩解

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栒爲懸也懸之橫者爲栒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栒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旣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爲兩解業卽栒上之板與相配爲

三十 崇牙業上齒璧翣植於簨角上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橫

既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般文於
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縣紘是牙即業之上
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縣
也言掛縣紘者紘謂縣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
之於栒虡之上角用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
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
云周之璧翣注云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
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飾彌多是也

鞉如鼓而小柷敔皆木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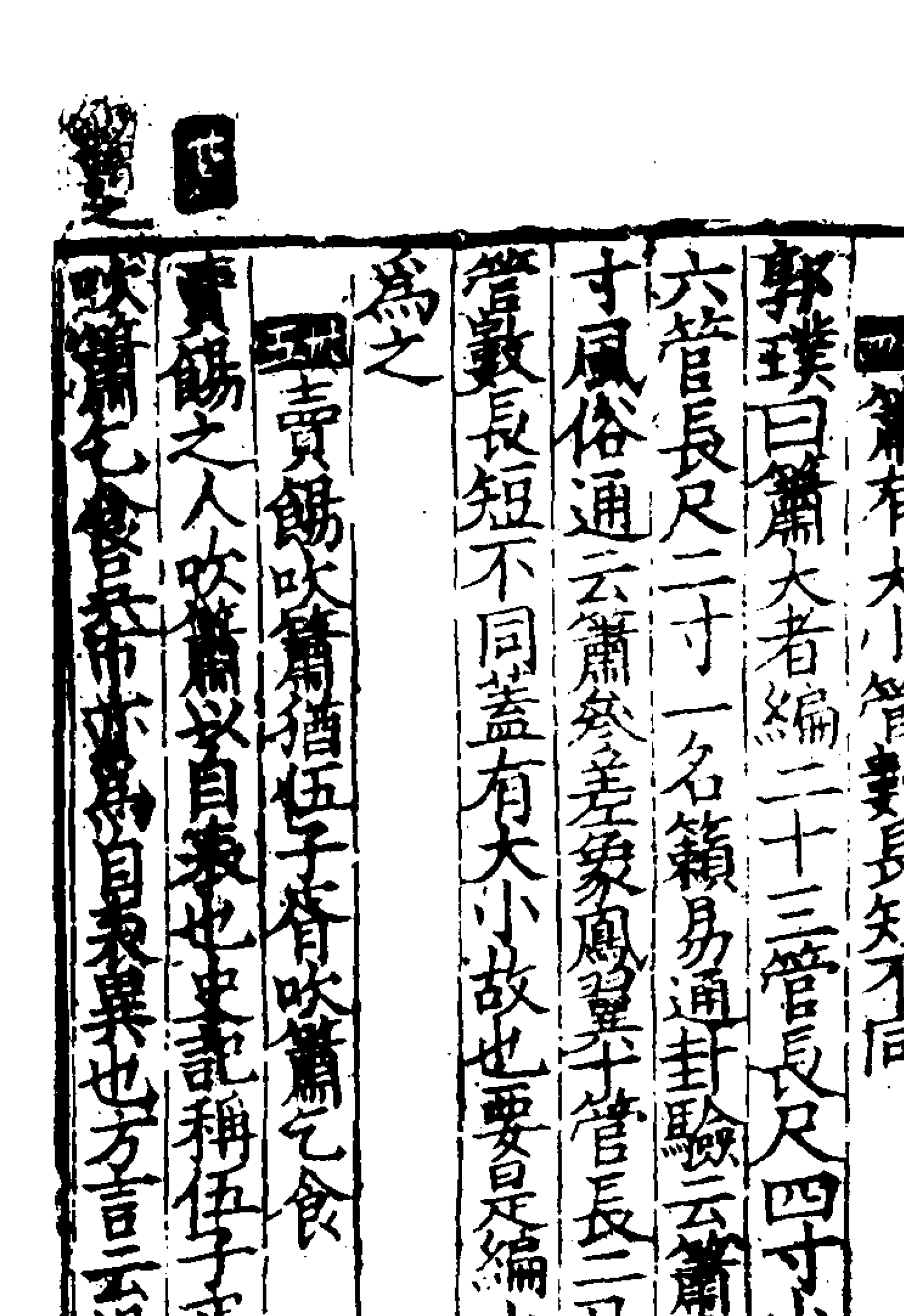
書以　漢大子　樂多之　柏餘圉　敔古今　字

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
傍耳還自擊是也柷木椌圉楬者以樂記有椌
楬之文與此柷圉爲一故辨之言木椌者明用
以木爲之言柷用木以木可知而略之大師注木
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皐陶謨云合止柷敔
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
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
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
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

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盡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柷敔圖敔古今字耳

箋簫編竹小管如今賣餳人所吹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箋云既備者縣也鞉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遂併而吹之



【一四】簫有大小管數長短不同

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籟易通卦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爲之

【一五】賣餳吹簫猶伍子胥吹簫乞食

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長市亦不得自表異也方言云餳謂之

張皇或 云滑𩛍
即飴 潜

張皇或云滑𩛍凡飴謂餳關東方之通語也然則餳者餔之類也

卅七 漢大予樂官有[illegible]併兩管吹管如篴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篴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

卅八 冬魚性定春鮪新來故薦獻潜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illegible]大者為王鮪岫居其來有時

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
此穴與江湖通有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
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
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
陸璣又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

十四

漆沮自豳歷岐周歷豐鎬毛唯言岐周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岐周二水名也潛槮也猗
嘆美之辭義曰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
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

四一

積柴養
魚曰涔
涔潛古
今字

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云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涔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也涔潛古今字

二四鄭謂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毛不明言

雝禘大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

雝 一

疏推鄭意謂此周公攝政五年夏禘

祖謂文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閟宮傳曰
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
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
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
禫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
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
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十二月
禫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

時非太平必不能為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則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

一 一 皇考稱文武文王亦可稱大祖

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是此皇考者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君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若

不文王

而不諱

克昌篇　烝民篇　公

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
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
故其辭不爲廟諱及採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
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大[illegible]】父　祖皆得稱皇考

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
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
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
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閔予小子非曾

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

【七四】載見美諸侯始朝旂和鈴革有光

毛以爲諸侯始來朝而見君主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己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脩皮爲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爲飾有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

昭考謂 禮德考 武王

休然盛壯而有顯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叙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必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乃安此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傳世無窮長爲國君也鄭以介

爲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
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唯此爲異餘同

九四 祝以福慶告曰嘏天子諸侯曰大嘏
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
其常是謂大嘏冢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
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曾
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爲大嘏也

十五 微子始封宋今命爲殷後來朝見
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

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祚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未得爲殷後耳於此時命爲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

【一章】微子來見周人愛而縶留之

毛以爲微子來至京師爲周人所愛故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來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

[illegible]言能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
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
是從者皆賢故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
有客經一信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
人授之縶絆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
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
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嘆美微子得為
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
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

亦白其馬亦武庚爲勛餘同白馬武庚殷嘗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亦者駮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

敦琢其旅謂選擇徒旅敦雕古今字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爲選擇明等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之名敦雕古今字

古之朝聘不止一旬而反

古之朝聘留停月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爲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曰致饔明日夕夫人歸禮旣致饔則旬而稍於

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爲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

四周公攝政六年時作大武之樂

武奏大武也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正義曰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旣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

歌焉

五 文王克開厥後故嗣武勝殷遏劉

毛以爲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武王可謂無彊乎維其克商之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爲彊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爲彊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其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爲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

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爲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

毛詩要義卷第十九中

一　閔予等詩序　毛鄭不同

正義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以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爲攝政之

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爲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則是成王年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小毖言懲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

二 追敘在喪之事故稱小子

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爲吉

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在喪即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喪稱言將政鄭謂始即政者始欲即政先朝於廟既朝而即聽政必以朝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享之礼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告嗣位祭於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略而言朝則祭可知

四 成王始朝廟悼傷遭家之不成

毛以爲成王將涖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

欲自強於未然故感傷而言鄭以爲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唯此爲異餘同孫毓云傳以閔爲病以造訓爲雖義不異於鄭不便箋說爲長

五 成王訪落謀廟羣臣告以昭考之道

毛以爲成王始即王政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

敬之

旋而爲之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嘆也此昭考之道悠悠至遠哉我之懸絕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之才不足以繼之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爲異

六 鄭以命不易爲不變易日監近在此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

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
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
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
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
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
在此也

七 佛訓大仔肩訓克鄭訓弼訓任
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
義故爲行也以光之照曜所及廣遠故以光爲

八

仔肩共
訓任訓
克猶權
與爲輔

廣佛之爲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爲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爲克猶權輿之爲始發亦云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爲光明鄭讀佛爲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爲任也身方學之未堪爲政故輔弼是任亦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人亦語已也

小毖

小毖言謹於小成王初政求助之樂歌

小毖嗣王求助也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己爲政以救患難正義曰小毖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群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爲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例皆由

頌之天例由神明而興

荓[illegible]反[illegible]
螫[illegible]
蜂[illegible]反
曳以制反本
又作掣

神明而興比並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

[一] 荓蜂訓摩曳辛螫言苦毒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毖慎也荓蜂摩曳也箋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

旨 君聲 謗譽 書詳 微

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毛以爲
成王即政求助於羣臣告之去我其懲創於往
時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兵誅叛逆是
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
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
多難之事恐我有集止於患難似蓼菜之辛苦
然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
創於往時者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爲小如
彼桃蟲耳故不即誅之及叛時作亂爲王室大

患如桃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

三十

荓蜂戍作甹夆王孫爲掣曳鄭爲惡

釋訓云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甹夆古今字耳毛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群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荓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

王身自求案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

[十四] 疏釋箋意此周公自東反居攝稱元年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三年滅殺三年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往時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掣曳我也

[十五] 桃蟲小鳥今鷦鷯其雛化爲鵰

釋鳥云桃蟲鷦其雌鴱舍人曰桃蟲名鷦其雌

鷦之別名鷯惡鳥異鄭非

名鴱郭璞曰鷦鷯桃雀也俗名爲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鵰鶚者也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言始小終大箋又言鷦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鴞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案月令季冬云征鳥厲疾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則題肩是鷹之別名鷹是鷙鳥不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鷦鷯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

十七 鸋 巧婦 題肩 不類

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
或謂之過鸁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
或謂之韈雀郭璞注云即鷦鷯是也諸儒皆以
鷦鷯為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鷦與題肩
及鷃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鷦之為鳥題肩
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八十 上拚飛謂長惡此集蓼謂會予辛苦
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
又多辛苦是謂將來之事對多難為文變[illegible]

之藥上以翺飛爲喻謂彖三使成此亡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上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十七】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

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爲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

收獲弘多釀爲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耤
田祈社稷勸之使然
十二 鄭以籍田爲借民漢書注典籍之田
每耕人數如周語具推之數如月令天官序云
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
百人其職云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籍之
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
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
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illegible]王親爲之但以聽

籍田之意取醴粢盛以供祭祀

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為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劭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鄭以為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瓚見親耕之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

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
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
齍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藉田之意也
【二弋】此始言芸播盡力本祭祀獲福
毛以爲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其祈社
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芟其
所田之草始柞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
後耕之其耕則澤澤然土皆解散又二人相對
耕有千耦之人其皆芸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

株也其耘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往之
人維爲主之家長維處伯之長子維此長之仲
叔維衆之子弟維强力之兼士維所以傭賃之
人此等俱往於隰芸除草木盡蒙之衆皆服作
勞有噏然而衆其來饟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士
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爲苦乃謂饟已爲勞思逆
而媚其行饟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
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略然
而利者其所用之耜以此利耜始事於南畝之

中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射其土也乃有厭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緜緜然用其力麃芸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獲刈之濟濟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比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秭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爲三種之酒以爲五齊之醴進于先祖先妣又以會洽聚其百衆

之禮而爲祭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芳
香用之以祭祀爲鬼神所饗爲我國家之光榮
也此所爲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
爲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

廿三鄭依載爲熾菑烝畀以下分賓祭
鄭以依載爲熾菑熾菑然入地而菑殺其草於南
畝之中又以烝畀祖妣爲祭祀之禮以禮宗廟
以洽百禮爲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
反而申之言此所爲之酒醴有飶然其氣芬香

漢時著 傭名 時衆 閒民

用之以饗燕賓客爲賓所悅爲我國家光榮也

四 侯彊即周禮彊予侯以即閭民

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彊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彊有餘力彼民作甿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内也然則甿民是一故以民言之〇以謂閒民今時傭賃者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日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

移爲人執事君令時傭力也是有以此傭力議
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
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彼雖爲師殺
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太平之世
而得有關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
存立必爲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

其耕澤澤言土膏釋釋然解散

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
云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

此陽氣烝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烝達者謂陽氣升上達出於是耕之故土得釋釋然而散也釋訓云釋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言載芟作者合家盡行薑薑俱作言趨時也

有依其士士謂子弟行饁者

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饁故為子弟此經言有嗿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饁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子即此之士也

厭厭衆苗齊等緜緜麃芸不息

有厭其傑言苗傑傑然特美也箋甲特美之[illegible]
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餘衆苗齊等
者麃是芸之別名緜緜是麃之貌釋訓云緜緜麃
也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
麃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

穫刈言濟濟必舉動安舒

在田穫刈不得有濟濟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
舉動安舒

詩言以洽百禮者三鄭皆以文為義

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饗燕之
饗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
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林謂
諸侯之君故箋以爲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
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爲說皆觀文爲
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
與鄭不同

傳胡考猶言胡耇胡爲壽

胡考之寧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安

也僖二十二年左傳曰雖及胡耇者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言報應疾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

■經是十月後事而序言秋報

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
成王大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祐
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
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
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孟冬也本或
秋下有冬衍字

【三四】始事南畝中開百室未報社續古

毛以爲農人以畟畟然利刃善耜始事於南畝
而耕之種其百穀之穀其實皆含此當時生之

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有來視汝之農人者戴其方笠及其圓筥其婦子皆所盛以饟者維是黍也既饟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維糾然其田器之鎛以此趙而刺地以薅去荼蓼之草其荼蓼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獲刈之挃挃然爲聲既穫訖乃積聚之栗栗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既蹂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穀

栗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此國家乃殺是犉之牲右捄然者此牲之角用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求有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養人又求良善司嗇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得豐年也鄭唯俶載爲熾菑爲異餘同

三　趙謂以鎛刺地荼陸穢蓼水草

其鎛斯趙則趙是用鎛之事鎛是鋤類故趙爲刺地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

原有隰故並舉水陸𣗥草

六三 黍貴稷賤豐年雖賤者猶食黍筐筥之下即云饟黍故知筐筥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羮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

七三 開百室謂四閒之族同時納穀

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閒而

三八 一族共洫同居故有祭酺合醵之歡

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正義
曰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是百室
爲一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是鄭以
鄉尊於遂故擧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
室雖未必一人作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
意千耦其丈夫輩作者尚衆故擧多言也一族同
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擧少言也又解族黨
州鄉皆爲聚屬獨以百室爲親親之意由百室
出必共洫閭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同祭

漢元　上言酺　爲步漢　有嘉慶　聚飲大　酺醵

酺合醵之歡也故偏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洫故知自室共洫間而耕彼注云百夫一鄭之田爲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故得舉鄭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或爲步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

族無飲酒禮鄭意祭酺必有醵

禮器云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云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醵是也族師雖云祭酺不言即爲醵飲酒禮記自有醵語不云醵是族法鄭知祭酺必有飲酒合醵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必爲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知因祭酺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酬酢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家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比

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須合錢也譏族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師之法故箋以為同族之禮

一四

社稷牛無文箋合禮緯從毛傳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社稷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

二四

祭明日又祭曰繹曰彤卿以下曰賓尸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又祭也
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
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
序惟繹賓尸一句後人增高子曰
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
此一句而巳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
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
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
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親受聖旨不須引人爲

靈星以 人爲尸 則宗廟 必有尸

證毛公分序箴端於時已有此語鄭志荅張逸云髙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髙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髙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髙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髙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髙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宴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髙子所言是此以否

四六 繹主賔事此石標大著別名繹

宣八年六月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魯爲諸侯用祭之明日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繹卿大夫謂之賓尸是繹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序云繹賓尸者繹祭之礼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則爲立名謂之爲繹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礼

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實名實

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實名是此祭之事故

特詳其文也

【箋】始言祭初恭順末言無罰有壽考

正義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

句言祭之末初言畢者恭順則當祭畢者可知

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

見中舉輕以明重也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

在身所服以絲爲衣其色紑然而鮮絜在首戴

其鄉邑之廉并其貌佼佼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舉其鼎鼏及鼎鼏之覆冪而告此鼎之潔矣祭之初使卑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事尸禮無失者以此至於祭末旅酬之節兕觥罰爵其觥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傲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明是以得

繹在門不在廟知此爲門堂非廟堂

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是塾爲門之堂也直言自堂徂基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繹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

門外祊以東方爲失明其當在西方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禮器曰爲祊乎外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祊繹大同而繹統名焉

十七

牲先小後大而鼎先大後小取韻

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爲先後之次故知詩意

言先小後大爲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鼎既絕大鼐鼎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鼒鼎則先大後小與牛羊異者取鼒鼎爲韻故變其文也

〇五禮絲衣非祭服知此弁爲士

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以不絲爲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

士禮引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

以證君之禮[疏]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

無嫌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

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

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者以特牲

爲說特牲雖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禮得同君

酌

[疏]酌詩所述王師毛述武王鄭謂文王

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

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

廟毛以為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鄭以為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功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上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廟有瞽始作樂而合乎大祖此亦當告大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

疏 桓詩武王將伐紂紂為類為禡

正義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

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焉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

【疏】類或言南郊或言隨兵所鄉

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

兩爲之者直言依郊祀爲之名是用歐陽事類之說
爲義也言爲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爾就而
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　者是南郊所祭之
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往爲其兆位而祭
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

【五】禡或甾大或寘帝禡貉貊音同

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
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
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

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貉又或爲貊字古今之異也

【四】賚詩大封於廟之樂經無賚字

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

【五】大封是武王伐紂時封將率兄弟

五乙 [illegible] 書略 二代必 [illegible]方 [illegible]封

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爲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爲諸侯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第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是武

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廟而巳
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
古者明君必賜爵禄於大廟示不敢專也然則
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
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
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
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
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武王戒羣臣於廟言文王以勤得天

般

正義曰武王旣封諸臣有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勑之言我父文王旣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者亦當陳而思行之

一六 般詩巡守祀嶽河經無般字

六二

序言四

[illegible]不言

中言河

不言瀆

丞言海

正義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稱喬嶽翕河是祀河嶽之事也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未知孰是嶽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嶽有此祭禮於中嶽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嶽之匹故周禮

嶽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嶽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爲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然則河爲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經雖不說祭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三六 始言嶽河末言褒神而配祭之

毛以爲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其祭之

也於大山之傍有隋隋然之小山與高而爲嶽
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爲一以大小次
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
而祭之能爲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
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爲君哀爲衆爲
異餘同

六四 河從廣河北分爲九齊威公塞之同爲一
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
[illegible]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

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禹貢兗州
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
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
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
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
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
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處焉鄭言
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
商以爲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

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酈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酈所不言蓋於時已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酈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

古九河皆兗州界於漢屬冀州

昔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兖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兖州之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兖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至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兖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荅曰兖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兖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

所云似徒見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兖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未知并從何者